

畿辅通志

第二册

帝制纪

宸章
陵寢

京行
师宫

河北人民出版社



帝制纪

宸章
陵寝

京师
行宫

畿辅通志

第二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畿 辅 通 志

第二册

帝 制 纪

宸章 京师 陵寝 行宫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5.25 印张 352,000 字 印数：1—1,5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86·55 定价：3.25 元

畿辅通志第二册目录

帝制纪.....	
卷八 宸章一.....	(1)
世祖章皇帝御制文.....	(1)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	(6)
圣祖仁皇帝御制诗.....	(27)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	(59)
世宗宪皇帝御制诗.....	(79)
卷九 宸章二.....	(86)
高宗纯皇帝御制文.....	(86)
卷十 宸章三.....	(145)
高宗纯皇帝御制诗.....	(145)
卷十一 宸章四.....	(302)
仁宗睿皇帝御制文.....	(302)
仁宗睿皇帝御制诗.....	(305)
宣宗成皇帝御制文.....	(335)
宣宗成皇帝御制诗.....	(342)
文宗显皇帝御制文.....	(381)
文宗显皇帝御制诗.....	(382)
穆宗毅皇帝御制诗.....	(384)
卷十二 京师一.....	(388)

城池		(388)
坛庙		(391)
阙廷		(400)
官署		(402)
卷十三 京师二		(433)
苑囿		(433)
祠庙		(458)
卷十四 陵寝		(464)
卷十五 行宫		(471)

畿辅通志卷八

帝制纪八

宸章一

世祖章皇帝御制文

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朕惟自古膺图受篆，咸有大功德于天下。其没也，弓剑之藏，后世重焉。匪特阴阳之所景贶，实亦遐迹之所绎思。故世代虽遥，崇礼不替。若声教被于当年，园寝湮于异世，非所以昭德追远也。朕抚有九有，于前代陵墓未尝不惓惓于心，申敕所在，守护唯谨。惟金朝之陵在房山者，前我师克取辽东，故明惑于形家之说，疑与本朝王气相关，遂剗断其地脉。又己巳岁，我太宗文皇帝统师入关，念金朝先德，遣王贝勒大臣诣陵致祭。明复加摧毁，且建立关庙，为厌胜之术。不达天命之有归，而谬委灵于风水，移灾于林木，何其诞也！金朝垂祚百有余年，英主哲辟，实光史册。乃异代之后，兆域荒圯，祀典缺废。抚今追昔，慨焉兴叹。金太祖、世宗，已经享祀帝王庙，其陵寝命地方官虔供春秋外，兹特谕礼臣专官省视，修其颓毁，俾規制如初，并令有司时祭无斁。

呜呼！庙貌既崇，特景仰于往哲；封壤重煥，用昭示于来兹。爰勒贞珉，以垂不朽云尔。

明内监王承恩碑文

朕闻烈士殉名，赍志而歿，贞臣卫主，捐軀以从。自有明失驭，寇陷都城，怀宗皇帝敦国君死社稷之义，崩于石室。时有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者，攀龙髯而矢志，甘雉颈以从君，陪缢于旁，死而犹跽。呜呼！若承恩可谓事君有礼，不忘其忠者矣！夫人臣事上，无二厥心，为其易者与为其难者，途径若分，理道则一。人臣之怀二心者，幸图苟免，甘心事仇，乃在平日侈读诗书、高拥爵位之人，无论生无以为人，死无以为鬼，对若人，其亦何地置足耶？朕歼除巨憝，用彰民彝，既礼葬怀宗皇帝于思陵，因赐承恩茔域一区，俾葬兆外，以从厥志。仍锡之香火田地，竖之穹石，使后世知艰危之际，内员中乃尚有忠烈而死如承恩者。

祭明诸陵文

维顺治十六年，岁次己亥，十一月戊午朔，越十有七日甲戌，皇帝致祭于明成祖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宪宗纯皇帝、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世宗肃皇帝、穆宗庄皇帝、光宗祯皇帝、熹宗哲皇帝曰：诸帝丕承鸿运，抚有寰区，莅政理民，为一代主。朕巡幸畿辅，道经昌平，瞻陵寝之在兹，景流风而兴感。特以牲帛醴齐祭品之仪，用申祭享，尚其歆格。

祭明崇祯帝文

维顺治十六年，岁次己亥，十一月戊午朔，越十有七日甲戌，皇帝致祭于明庄烈愍皇帝曰：惟帝英姿为政，志切安民，十有七年，励精靡懈。诎意寇乱国亡，身殉社稷。向使时际承平，足称令主。只以衰敝政之余，逢阳九之运，虽才具有为，而命移莫挽。朕恒思及，悯惜良深。今因巡幸畿辅，道经昌平，陵寝在焉，顾瞻增感，特以牲帛醴齐庶品之仪，用申祭享，尚其歆格。

谕祭明内监王承恩文

朕尝考诸史册，见夫忠臣烈士，身殉国难，名炳千载，未尝不掩卷三叹也。虽忠义之性，命之于天，人人可以自尽。然变乱之际，利害动于中，祸患忧于外，依违瞻顾，多不能引决。求夫风雨不渝其常，霜雪不易其操者，盖难之矣。若夫掖庭之中，貂珥之列，或恪共著美，或勤慎流徽，若汉之吕强，唐之张承业，亦可谓贤矣。至于国家多难，秉志不移，忠诚贯于金石，气节昭于日星，尤足以激末流而挽颓俗也。如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者，有可纪焉。当明季寇江，海内鼎沸，庄烈愍皇帝励精图治，宵旰焦心，原非失德之主。良由有君无臣，孤立于上，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噂沓而营私，以致群寇纵横，不能奏绩。逮逆渠犯阙，国势莫支，帝遂捐生以殉社稷，而一时戴纓垂纓之士，在平时则背公树党，遇危难则苟且偷生，言之可为太息。唯有范景文等十九人无愧臣节，业赐溢致祭，以旌其忠。然多士盈廷，能赴义捐躯者，盖不多见。独承恩目击艰危，从容就义，从死愍帝之傍，其岳岳

之风节，即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既乃托体山阿，瘞骸林麓，永近园林，常依隧道，可谓式慰幽灵，用绥贞魂者矣。朕自践祚以来，斟酌前代之典章，洎夫有明，恒深嘉叹。其列代山陵，近在畿辅，向令永禁樵采，守护维严。于顺治十六年，因东狩驻蹕昌平，睹胜国之松楸，感废邱之霜露，诸陵周览，心恻久之。爰至思陵，念愍皇帝精勤遭乱，亡国非辜，躬奠椒浆，尤增恻泣。顾见陵侧有土一抔，即承恩墓也，特命从臣酌酒焉。迺者当省敛之时，展轸宵驾，载履明诸陵，拜陈醑醴。复徘徊于思陵之所，抚荒墟而洒泣，沥旨酒而痛心。念兹从死之臣，弥兴节义之感。手一卮，命大臣拜奠其墓，以劝忠也。谥义：危身奉上，险不辞难曰忠。故忠君爱国，庸人每未之逮，贞烈之士，毅然行之，使百世之下闻而兴起者，慕谊无穷也。矧承恩趋侍官掖，出入禁闕，其责任不系乎封疆，名位不同乎公辅，而独能视死如归，岂非皎然不欺其志者哉！以视世之读书明大义负重名者，变故当前，依阿澳忍，幸免旦夕，其为人贤不肖又何如也！用是勒之贞珉，使尽忠者以为劝，不忠者以为戒，且以告天下万世之为人臣者。

杨继盛论

朕观有明二百七十余年，忠谏之臣，往往而有。至于不畏强御，披膈犯颜，则无如杨继盛。而被祸惨烈，杀身成仁者，亦无如继盛云。当是时，其君端拱修玄，委政辅弼，而逆臣严嵩父子盗执大柄，浊乱王家，威福擅专，纪纲荡废。在廷之臣，皆澳忍阿谀，奔走承顺。继盛独能伸大义，声其十罪，更彰其五奸，使隐匿昭明，稔恶暴白，岂非独行不惧者哉！夫继盛特曹郎耳，非

有贵戚之谊，股肱之任，与拾遗补阙之责也。以疏逖之臣，恶权宠之奸，遂思执白简而弹去之。其势不敌，夫人知之矣，乃毅然不顾。且继盛一官，又非未经摧折者。方仇鸾主互市议时，众皆俯首缩颈，塞默不敢异。继盛排群说，力言不可，致权臣咆哮，刑之濒死，谪官遐方，历尉令始得至一曹郎。令他人处此，且保躯固位未遑，安敢复蹈前迹？而继盛历事未月，又上舍身图报之章，盖念君恩难负，奸辅难容，建言宁计崇卑，报国不忧身死，洵忘身殉君、忘家殉国者也。且是时严嵩与仇鸾隙，思继盛言，遂欲立贵之以为己用，故数假王命，内示其私。继盛倘一委蛇，可立取通显，否则缄口屏息，循职自效，亦何所不容？而乃重公室，藐权门，慷慨叫阍，从容就义。有臣如此，良国之砥柱哉！盖继盛自有生后，夙罹凶凶，艰苦备至，故坚贞之性，百折勿回，可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嗟乎！继盛值讳言之朝，无立言之责，尚能不畏强御，披膈犯颜如此。今之为臣者，乃身任言职，直节罔闻，感私德而辜主恩，畏权威而忘国事，以视继盛，能不洒然汗下哉！朕故咏“浩气丹心”之句，不胜三叹，为直臣惜也。

表 忠 录 序

自古贤臣正士，效力王家，率授命致身，捐生赴义。迹其所遭，若无厚幸，然而时过论定，声称振扬，及于代远风遥，流徽弥茂，留连曩迹，如遭其人。是以孟轲有言：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夫当其矢志靖献，奋不顾躯，岂逆睹后人美叹靡穷哉？独以浩然之气，成特立之操，内无惧心，外无惭德而已。顾竭志尽忠者，人臣之谊；善善恶恶者，大道之公。循

省往哲，爱结于中，诚有不能自己者也。朕万几之暇，绌绎载籍，每览忠孝节义之事，未尝不反覆三致意焉。至明史嘉靖年间有直臣杨继盛者，以谏死。于戏贤哉！观其劾仇鸾、严嵩二疏，凛凛乎烈丈夫矣！夫尊爵厚禄、握权当轴者，何可胜道，然当时则荣，没则已焉；甚或遗秽蒙嗤，为世昭鉴，去继盛奚啻霄壤哉！使继盛获遇明主，庸其言，显其身，所建树必有卓然可观者。而竟不得志而殇，与龙逢、比干先后合辙，亦可悲矣！朕读其文，伤其意，慨然想见其为人，故特表而出之，以旌其忠鯁，垂法将来。由斯以观，即谓继盛至今存可也。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

黑龙潭重建龙王庙碑文

传曰：神有功德于民，则祀之；能捍大患，御大灾，则祀之；非此族也，不载祀典。朕自御极以来，夙兴夜寐，唯思稼穡为小民之依，所期时和岁丰，嘉生乐育。然年谷顺成，雨泽是资，《诗》曰：琴瑟击鼓，以祈甘雨。信乎天心仁爱，亭毒万物，而协灵效顺，优渥沾足之应，皆有神焉以司之，亦如分猷布泽之无敢旷厥职焉。距京师西三十余里，金山之麓，有潭泓然以深，不泛不涸。前代时以亢旱，祷望其地，辄能兴致霖雨，因名黑龙潭焉。潭之侧倚山瞰壑，旧有祠宇，以祀其神。朕数以祈雨驻蹕于兹，爰谋式廓其庙貌，以昭灵贶而敬民事。今者四郊之内，雨暘时若，岁登大稔，工适告成。惟神之功德，实能膏泽田畴，以福庇生民，揆诸捍患御灾之义，莫大于此。用是勒诸贞石，垂示无穷。

宁不伟欤!

天津海神庙碑文

朕昔巡历天津，询知直沽海口去盛京数百里，舟航泛涉，实利转输。乃者奉、锦两郡，岁谷不登，兵民乏食，深廑朕怀。而陆运之程，逾山越谷，旷日多劳。厥唯创兴海运，斯足拯济民生。爰命学士陶岱往莅其事，酌拨仓粟，运以巨艘，出直沽之口，东指辽海。篙师櫂卒，并力一心，波涛不兴，天日清皎，祥飙递送，帆桨如驰。甫三日，即达盛京。赈给所暨，周遍穷檐。俾此京辅之邦，咸与遂生乐业。则唯尔海神有灵，克相朕以临兹兆庶也。朕惟望秩之典，国有常祀，而非常之功，尤宜报享。天津东旧有海神庙，今特命工庀材，重加营建，朱碧薨瓦，規制崇宏，庶几鉴兹惻忱，益加祐助。岂唯予一人惠鲜之意，借以有成，将盛京世世军民，皆得邀神贶于勿替也。是用揭诸穹碑，表神之功德，以垂示永久焉。

汤山龙尊王佛庙碑记

塞外山脉自西北来，至热河岗峦回合，形势郁盘。环左右百里间多名泉，而山庄之东北有汤山。其泉涌出山腰，自然而温，浴之蠲烦除疴，导和怡性。朕始经其地，谓水候微凉，更得暄暖，乃宜于体。比再往，则加燠矣。《记》称丘陵川谷能出云为风雨者，皆有神。况是山蕴金砂之气，蒸为醴液，又应候如意，岂非有神灵默相者欤？爰于泉上缭以周垣，构行宫数椽，为避暑沐浴之所，而于其中建龙尊王佛庙以奉香火焉。考汤泉著于史传者，骊山、天

都最为名迹，其他亦散见于山经杂志。而此地自古未入版图，故川原之胜，蔽翳于荆榛沙碛间。幸今中外一家，兹泉始得呈其灵异。古人谓地脉之兴，亦有待而然，非虚语也。夫君子澡身浴德如沃盥以去垢，朕于此窃附《汤盘》之警，期与天下日新。而所以膏泽吾民，以及蒙古诸部落，使咸寿考康宁者，则不能无望于佛之庇佑焉。是为记。

安流广惠永定河神庙碑文

朕劳心万民，于农田水利诸务常切讲求，大要仿古之决河浚川，而因势利导，度有可行，期于必济，唯动丕应，乐观厥成。念兹永定河，其初也无定，盖缘河所从来，远发太原之天池，经朔州马邑，会雁、云诸水，过怀来夹山而下，至都城南。土疏冲激，数徙善溃，颇坏田庐，为吾民患苦。朕甚愍之。蠲赈虽频，告灾如故。永图捍御之策，咨度疏浚之方，特命抚臣于成龙董司厥事，庀役量材，发帑諏日，具告祷于神。乃率作方兴，庶民子来，畚鍤云集。汤汤之水，湍波有归，横流遂偃。嘉此新河，既潴既平。计地，自宛平之芦沟桥，至永清之朱家庄，汇郎城河，注西沽以入于海。计里，延袤二百有余，广十有五丈。计工，始于康熙三十七年三月辛丑，讫工于五月己亥。自今蓄泄交资，高卑并序，民居安集，亦克有秋。夫岂唯人力是为，抑亦神庥是赖，宜永有秩于兹土，以福吾民，用是锡河名曰永定，封为河神。新庙奕奕，丹雘崇饰。更颁翰墨，大书匾额，以答灵贶。岂特于祈报之礼有加，尚俾知水利有必可兴，水患有必当去，而勤于民事，神必相之，以劝我长吏，凡一渠一堰，咸所当尽心。爰揭诸碑，纪兹实事，监于后人，视永定河所自始。

东岳庙碑文

京师朝阳门外，向有东岳庙。自元、明迄今，历有年所。康熙三十七年，居民不戒而毁于火。其明年，朕发广善库金，鸠工庀材，命和硕裕亲王董其事，不劳一民，不兴一役，经始于三十九年三月，讫工于四十一年六月，不三岁而落成。殿阁廊庑，视旧加飭焉。夫五岳为名山之长，而泰山尤群岳之宗，于时为春，于德为仁，而其神之灵，又能肤寸成云，霖雨天下。故诸岳止祀于其方，而泰山之祀遍宇内，崇德报功，所从来久矣。朕即位以来，殚心治理，访求民隐，阅视河工，屡经鲁地，皆命专官致祭，凡以为苍生祈福祉也。兹朝阳既都城之巽位，而东岳庙又适在其地。则因其方位之宜，以隆望秩之典，亦礼之可以义起者。然则斯庙之成也，神既得所凭依，而民亦遂其瞻仰。自兹以往，风雨以节，寒暑以时，俾海宇得休养生息，以共乐于丰穰之世，庶于朕四十余年惠爱黎元之意，其稍有慰乎！爰书重建之岁月，以昭示来兹云尔。

圣感寺碑文

夫以北极神京，西山胜地，峰峦回互，草木茏葱。晴岚霁雪，掩映皇居；秋水春华，邀迎翠辇。非徒百工职事，瞻仰于斯，实亦九州风土，形势所在。其间招提梵宇，极雕梁巨丽之奇；精舍珠林，尽绣栊纡回之巧。然松云灯火，不闻禅诵之声；泉石荒台，难觅经行之迹。故虽危堯耸汉，上接云霄，而甘殿凝尘，空颓岁月。朕每游历其处，辄为致慨于衷。平坡寺者，僻处

西南，遥临宫阙。刻盘螭于玉砌，丹碧流金；塑宝像于琳宫，辉煌映藻。罽罽网户，饥鸽时驯；铃铎鸣檐，野狐知肃。迨时移物换，雨圯风侵。华榱作甍，已无往日之宏观；画壁成泥，谁识当年之璀璨？寺僧海岫，笃实持躬，勤劳砥行。簞瓢布衲，林中不演三车；瓦钵芒鞋，胸次时虔五戒。十载经营，重新殿庑；六时功课，继广门庭。遂使清宵梵呗，萧疏尽入寒空；向晓钟声，飒沓仍随秋雨。浮屠之传，于斯无愧。朕万几有暇，七校偶过。省耕省敛，时驻蹕于兹山；一豫一游，再抚临于其地。询知本末，感佛慧之重光；览彼勤劬，启圣功于匪懈。更名圣感，特赐宸书，欲使遐迩具瞻，臣民共识。岂若崇祀作佞，开愚氓奔走之端，惟曰致敬，而远法往圣格思之道。勒诸贞珉，垂感会于千秋；记注瑤编，志心期于一日。臣工上下，咸悉朕怀。

普济堂碑记

京师广宁门外，有普济堂焉。门临孔道，地接神区。萃万国之梯航，普兆民之乐利。熙来攘往之众，胥庆春台；肩摩毂击之伦，咸登寿域。然而川涂跋涉，易兴跼足之嗟；风雨晦明，难遂栖身之愿。或徘徊歧路，最急资粮，或偃蹇孱躯，尤需医药。于是都人尚义，上户输金，托此三乘之津梁，用济四生之疾苦。慈云法雨，资佛力以醒群迷；夕呗晨钟，赞王化以宏大泽。寒得衣而饥得食，羈旅于归，病有托而疗有方，疲瘵立起。既安全之甚众，且存歿之皆宁。有司以闻，深为嘉悦。夫好义轻施，乃良民之美行；恤灾拯患，实盛世之休风。喜见我民还敦古道，咸能体朕忧民之念，推朕救民之心。创建虽肇乎都城，效法期及乎寰宇。成比户可封之俗，慰一夫不获之怀。书传从欲于四方，诗咏

遍德于百姓。此则朕之志也！爰赐之额曰“膏泽回春”，而为之记。

隆兴寺碑文

正定府城隆兴寺者，前临滹水，后睥恒山，城郭逶迤，林木萦带，敞高明之净域，标爽垲之琳宫。考厥始基，肇自隋代。宋开宝时，重加创造。神光夜烛，首出赤山之铜；法雨晨流，复下频龙之木。灵异既启，崇宇斯兴，遂洗香堊，仍装宝像，稽诸纪载，良有明征。自是以来七百余载，风雨摧剥，日就倾圯。朕曩从巡省所过，爰命鸠工，役不烦民，资出内府，复以专官董领其事，经始康熙四十二年之夏，落成四十八年之冬。复殿重楼，云日辉映。层栳列栋，金碧参差。开铎鍤之真容，具庄严之宝相。七十三尺，复还旧观；千万亿身，长留胜迹。洵十万所瞻仰，为万品所皈依。兹寺也，密迩神京，接连畿辅，地当都会，时际丰穰，烟火于焉殷繁，轮蹄之所辐辏，莫不斋心肃虑，致礼加虔。斯亦慈氏之宏规，而法门之杰构矣。夫旨穷六度，首以仁义为宗；谛演三乘，多证善恶之果。宣昭觉路，导引迷津，亦有裨于人心，不无关于世教。今兹重新梵宇，更续禅灯，上为慈闱祝厘，下为兆民祈福，营建之意，实在于斯。寺中榜额凡十有九，皆朕亲书。复制碑文，勒诸贞石，俾垂无穷焉。

万寿寺戒坛碑文

西山地接神京，岭岫绵亘，林壑深美，中多精蓝古刹。考其历年久远，建置自唐以来者，则万寿寺戒坛为最古。寺在唐曰慧

聚，明正统时始易今名。其地渡浑河而西，山径盘互，纡回而入，中复豁焉宏畅。坛殿轩翼，犹见古遗制。深山长谷，乌可少此清严之宇，以眺览名胜哉？朕以时巡，偶至斯地，辄为驻辇。顾近寺诸山，为产煤所，居民规利，日事疏刷。念精舍之侧，凿山采石，良非所宜，爰命厘定四至而禁之。俾梵境常宁，旧规勿替，于以葆灵毓秀，山川当益增辉泽尔。

丫髻山玉皇阁碑记

距京师百里，有山曰丫髻，隶怀柔县。两峰高矗，望之如髻，故得是名。自元、明以来，号为近畿福地。因上有碧霞元君之祠，是以每岁孟夏，四方之民会此祈祷者，骈肩叠迹，不可胜计。古称积高之区，神明所舍，况兹山北倚紫塞，南拱神京，冈峦回合，蜿蜒磅礴，而钟秀于是，则其神气之感，数有灵应，理固然也。康熙五十二年，值朕六旬诞期，诸臣民就兹山瞻礼，为朕祝禧，因共建玉皇阁以祈延寿。经始于癸巳三月十八日，落成于甲午三月十八日，而请记其事。朕御极五十余年，夙夜孜孜，惟体上帝仁爱斯民之心，以抚绥天下。幸四海清宴，年谷顺成，朕与天下臣民，得同享太平之福者，皆上帝之眷佑也。朕之祇承于上帝者，唯在天下臣民之永安。而天下臣民之祝愿于上帝者，唯在朕躬之永年。然则兹阁之建，即上帝之陟降监观于是乎在矣。爰立贞珉，载其始末，以传永久云。

重修西顶广仁宫碑文

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四时为春，在四德为仁。《易·文言》曰：